

## 网络词典编纂蠡探

徐时仪

**提要** 网络词典旨在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索词汇间的语义关系和人脑中“内在词典”的结构,采用类似于人脑中语义结构的扩展激活方式,将彼此之间具有关联的词语系联在一起,构成一个开放性的聚合网络系统,每一个词汇成分就像在人脑中一样,在这个聚合网络系统中都有一个确切的位置,从而使词典的编排及组织能最大限度地复写存在于人脑中的各种语义信息,在共时和历时交叉的焦点对所释词义进行全方位、多角度的描述,具有多功能检索、人机互动和资源共享等优势,代表着数字化时代词典编纂的新趋势。

**关键词** 词义系统;语义场;网络词典;词典编纂

20 世纪,计算机的迅速发展已将人类引入了一个全新的信息化时代。随着基因的破译,人类在新世纪伊始又拉开了克隆时代的序幕。人们在欢呼“生物学世纪”到来之时对自身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词典编纂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传统词典已难以满足人们的需求,新世纪的词典编纂正面临着编纂方法上的大变革。

传统词典一般是按部首、笔画、笔形代码或读音、字母的顺序将词汇信息编排组织在一起,读者置之案头藉以解疑释惑。词典是无声的老师,就无声的老师这个比喻而言,传统词典是学生问什么,老师回答什么。至于读者看了词典给出的释义后怎么想或还想进一步了解什么,读者只有自行再作检索或求诸他书,传统词典爱莫能助,最多附注个参考性提示而已。能不能学生问什么,词典这个无声的老师不仅能回答什么,而且还能知道学生会怎么想,主动地进一步提供一系列相关的信息,引导学生继续查看?以往因为囿于技术条件和篇幅范围等方面的限制,我们不可能在同一平面上循着读者的思路向他们展示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各种信息。然而在信息网络化的新时代,词典编纂完全可以藉因特网为媒介,运用计算机强大的超级链接功能,让读者从所检索到的某一词语入手循着自己的思路通过点击迅速地查看到其想知道的不同层次不同角度的各种信息。新的时代呼唤着懂得读者心声的具有超级链接检索功能的网络词典的问世,这种新型词典的编纂基于认知心理学原理,反映了词语与词语之间内在的词义关联系统。鉴于此,本文拟就适应新世纪需求的网络词典的编纂略作探讨,冀抛砖引玉,求教于方家。

### 一 词典编纂的新趋势

王士元和柯津云(2001)认为根据基因学和考古学的一些发现,原始语言很可能是在

五万多年前起源的。“语言产生的最初始情形是：在原始人群里，一开始时人们发出声音，只是对环境的一种潜意识的不自觉的反应；后来人们偶然地意识到可以用一些简单的声音，来指示身边的一些事物。这样人们就可以进行最简单的交流”。<sup>1</sup>混沌之初，词义在人们大脑中的形成过程可以说也就是人们对客观外界事物认识的约定俗成过程。有了最初的一些约定俗成的认识，然后就由此及彼，由已知到未知，顺循人们认识周围世界的认知规律，逐渐形成了随着时代和社会的发展而演变发展的词义系统。

词典是人们解疑释惑的老师，从理论上说，词典的编纂也应循着人们认识周围世界的认知规律，揭示出反映人们周围世界的词义系统。人的语言中枢在大脑，大脑中处理神经信息的是神经元。人脑中大约有 140 亿个神经元，一个神经元可与 1,000 个其他神经元建立联系，从而在人脑中形成一个庞大、复杂而严密的神经网络。人类的认知活动，包括语言和思维，就是由大脑通过激活这些神经元集合中的神经活动形式而产生的。人脑中关于词汇信息的存储和提取构成了一个具有类似词典功能的大脑词库。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于人脑内部的语言认知系统。根据国内外已有的研究成果可以推测，人脑中的词库与我们历来所编的传统词典在检字法和词义训释等方面都有所不同。

大致而言，在传统的词典里，我们是用已知的词去定义所要解释的词语，通过对意义的解释将语言与客观世界的联系信息存储在词典里，而在人的大脑里，就像一本词典所载有的信息那样，也存储着我们对客观世界的已知信息，只是这种“内在词典”在人脑中组织信息的方式与传统词典不同。在人的语义记忆里，表达词义与概念间关系的心理表征要更为复杂，每个词语所能表达的相关信息量也更为丰富。如传统词典解释“暖”为“温暖”、“使温暖”（《现代汉语词典》），或“温暖，暖和”、“使温暖”、“指暖和的气息”（《汉语大词典》）等，但要真正理解“暖”这个词，我们还必须将其与“冷”、“冰”、“凉”、“热”、“烫”“温”等有关温度的词相联系，而人脑中词义信息的组织安排就具有这种系统上的联系。Fromkin 和 Rodman 在《语言导论》一书中指出，“尽管没有一个说英语的人能认识韦氏词典中所收入的全部 450,000 个词，但所有说英语的人对自己心理词典中所储存词的信息的了解要胜过业已出版的任何一本词典”。<sup>2</sup>因而词典的编排方法与人大脑中组织信息的方式越接近，人们使用词典来解疑释惑也就越方便。理想中的词典应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人脑组织信息的这种机制，这也就是我们面向新世纪编纂词典的新趋势。

近年来在心理词汇学基础上诞生的认知词典学致力于探讨词义与概念间关系的心理表征，旨在从一个新的角度，即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索词汇间的语义关系和人脑中“内在词典”的结构，力图从人的心理角度探讨词义系统和知识结构，使词典的编排及组织能最大限度地复写存在于人脑中的各种语义信息，以求符合人脑对词汇记忆和运用的心理现实。Princeton 大学编的 *WordNet* 可以说就是这样一部基于心理语言学原理的新型词典。<sup>3</sup>这部词典与传统词典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仅处理与所释语词相关的语义或语法信息，而且更注重所释词语与相关词语之间的天然语义联系。其词义训释的编排组织基于物以类聚和词以义聚的心理语言事实，贯彻以义聚类的宏观编纂原则，大致以语义为本位，将在传统词典中被随意散置于各处的一些意义上有关联的词语聚集在一起，根据所释词语与相关词语间包含的同义、反义、上下位义、整体部分义等多种语义关系进行描写，组成一个以每一个所释词语为中心的、发散性的、几乎描述该所释词语所有基本语义关系的语义网络。如 *WordNet* 中“人”即与“亲属”、“家庭”、“集体”、“兄弟”、“姐妹”、“自然物体”、“身

体”、“腿”、“手臂”、“肉”、“骨头”、“有机物质”、“物质”等组成了一个名词网络。

*WordNet*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反映了人类的认知心理,代表着词典编纂的新趋势。新世纪的时代发展需要我们编纂类似 *WordNet* 的新型词典,适应词典编纂的新趋势而编纂的网络词典亦将致力于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探索词汇间的语义关系和词义系统,从认知的角度建立动态语义关系数据库,全面描述词语间的各种组合信息,即词语间存在的基本语义关系,构成宏观、中观和微观词义系统之间的系联,尽量体现存在于人脑中的各种语义关系和大脑对词汇的自然记忆和认知过程。

## 二 网络词典的词义网络系统

在人脑的词库中,词义占有重要的位置。关于词汇的意义特征在人脑中是如何组织和表征的,目前的研究主要有“层次网络模型”、“扩展激活模型”、“原型理论”等假设。<sup>4</sup> 层次网络模型认为,任何词的意义都以与其他词的关系而定,储藏在语义结构中的词是由一些具有复杂关系的节点连接起来的,每一个节点代表一个词或一个概念,它们构成一个具有一定层次的系统。一些节点与其他节点处于同一水平层次上,但它们又处于一些节点之下,以及另外一些节点之上。这些节点所代表的概念按照这种逻辑的上下级关系组织起来,构成了一个有层次的网络系统。

在这个模型中,概念按上下级关系组成网络,每个概念和特征在网络中都有其特定的位置,每个概念的意义或内涵则由该概念与其他概念和特征的关系来决定。

扩展激活模型认为词汇是以网络关系的形式为表征的,但其组织不具有严格的层次性,而是以语义联系或语义相似性将概念组织起来的。在扩展激活模型中,概念的一个特征往往不只和某一级层面的概念相关联。有些特征除了储存在高层次的节点上之外,还在和它们经常发生关系的词的节点上同时储存着。当激活一个概念时,该概念节点就被激活,然后沿着该节点的各个连线同时向所有方向扩展。

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纲要》中曾指出语言是有系统的。<sup>5</sup> 语言系统是一个包含了许多子系统的大系统,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彼此处于一定的关系之中。这种系统性也表现在词汇方面。词汇不是一盘散沙或纯属不相联系的语言材料,而是如同语音、语法一样有其体系性联系。词汇是一个开放性系统,不同的词在词汇系统中有各自的位置,互相联系而形成词义系统。词义系统中的各个词义按意义聚合成为若干有序的语义场,按照一定的关系联结成一个整体,每个词的意义取决于同一场内其他词的意义。

近年来心理语言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大脑词库中的词语包括相互独立而又彼此联系的形码、音码、义码等下位成分,杨亦鸣和曹明(1998)通过对12例汉语失语症患者的临床观察和测评研究,指出“中文大脑词库同样存在着相互联系而又彼此独立的形、音、义等下位库”。<sup>6</sup> Aitchison 的 *Words in the Mind* 从语义联系的类型分析角度研究了人脑中词库的语义结构,指出处于同一语义场中的词似乎是储存在一起的,同一词类的词语间的联系比较密切。<sup>7</sup> 因此可以说每一种语言都是由千百个不同层次的语义场组成的整体语义网络系统,这种语义网络系统类似于层次网络模型,可从词义的微观网络系统、中观网络系统和宏观网络系统上进行描述。根据认知心理学的原理,网络词典的编纂可将这些网络系统建为相应的词义数据库,进而链接成一个大致反映词义间这种系统联系的语义网络系统。

### 1. 网络词典的微观词义数据库

词义微观系统的范围指一个词的意义范围和涵义的覆盖面。词义是通过词的声音形式表达的词的内容。从性质上说，它是外界事物在人的意识中的一种概括性的反映。一方面词义跟外界现象有密切的关系，具有客观性质，另一方面又跟人类的意识有密切的关系，通过人对客观事物反映在大脑中的表象进行加工概括等思维活动而形成于词中。词义内容跟语音形式密不可分，词义内容凭借语音形式才能存在，才能得以表达。在实际的言语活动中，为了适应人类表达和交流思想的需要，词义在不改变或很少改变自己的语音形式的条件下，不断地变动自己的语义范围，不断地滋生出新的含义，不断地产生出词义上的差异，从而构成了词的本义、引申义、比喻义等多种意义纵横交错的复杂的语义网络。词的微观系统从共时平面划分，其核心是概念意义；从历时的纵面划分，其核心是本义，同一个词内部围绕本义这一核心而构成词的微观系统上的网络联系。

词义结构的最小单位是义位。一个义位总是由若干个有区别作用的意义因子构成。这些有区别作用的意义因子就是词义的义素。一个或几个义素凝合在一起就构成一个独立的义位。一个词至少有一个义位，多的则可以有十几个，甚至几十个义位。任何一个多义词，其义项中总有一个主要的中心意义，由此引申和派生出其他意义。在现实的言语中，词语直接显示的并不是它的义位，而是各个义点。义位是人们在义点的基础上概括出来的，是人们头脑对词语义点进行加工的产物，而这种加工应当反映、符合语言的客观实际，因而它具有主观和客观的双重属性。张永言先生《词汇学简论》指出，只有了解词的意义结构中的内部联系，才能把错综复杂的一词多义现象理出头绪并贯穿起来，科学地概括其义位，从而更好地掌握一个词的全部意义。词义微观结构系统的范围与义位的多少有关。汉语中绝大多数的词是多义词，这些多义词往往是由本义辗转引申、左右旁通产生出一串与本义相关的词义。词义引申是和人的思维活动相联系的，是由于语境的变换而引起的。词的本义与引申义所指的两种现象之间的某种联系，好像是一种伸展出来的语义的丝缕。人们在自己生活体验的基础上通过联想，从这两种不同的现象之间发现和利用某种相似之点，将它们联系起来，并借助特定的语境而使其滋生出新的含义，把这些语义丝缕连接起来，从而使词的此一义位过渡到彼一义位，形成网络系联。如“饶”，《说文》：“饶，饱也。”《尔雅》：“饶，多也。”饱而多，则为添和增加。以己物添给别人，则为“让”，引申有“逊、减”义。李白《上皇西巡南京歌》：“柳色未饶秦地绿，花光不减上阳红。”例中“饶”和“减”同义。“让”则必怨之、怜之，引申有“怜、怨”义。“饶”作为关联词，又有“任、尽”义。网络词典的微观词义数据库即由这样的一个个词组成。

## 2.网络词典的中观词义数据库

词与词之间总是以某种特定的意义作为结合的枢纽，在更大的范围内构成整体的联系。词义的中观系统是指词在词以上的单位中，凭借意义和形式的各种各样联系线索而组合在一起的词义类聚。这些词义类聚比词大，分别构成词义系统中的子网络系统。如同义词、反义词是对词的意义或同或异的归纳比较；同音词、同形词、同素词是对具有某种相同结构的词作的归纳比较；基本词汇、非基本词汇是对词在词汇系统中的地位、作用、影响力、义域范围的划分；实词和虚词是对词的语法意义的划分；古语、今语是对词汇的时间断代作的划分；口语、书面语、俗语、雅语是对词汇的语体色彩作的划分；歇后语、谚语、惯用语、行业语是对词语使用中的特殊结构和特殊使用环境作的划分。这些词语的划分类型从词义的系统结构关系来看，在显示词义的静态结构和动态结构、共时结构和历时

结构方面各具有不同的价值。

网络词典的中观词义数据库即由词义系统中的这些子网络系统组成。如复音词大部分是以词素为构词成分构成的双音复合词,即以—个基本词为核心而繁衍出的众多的派生词。这个基本词在派生词中成为词根词素,形成以它为联结点的一种同素词词义的中观网络系统。例如以“家”为联结点有家当财产、家法传统、家怀—家人、家活家产、家伙日用器具、家计家业、朋友、安排、家间家中、家眷、家具、家里妻子、家门门第、家舍妻室、家事家产、家数风格、流派)、家似家什器物、家下妻子、家缘家务、妻子、家长丈夫、家主公丈夫、家长、家主婆妻子、作家内行、当家出色等,它们组成—个同素词词义系统,在网络词典中又与其他的同素词系联成—个中观同素词子数据库。

又如声同义近的一组同源词也构成—种中观词义网络系统。例如“椅子”最早见于日僧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卷一:“相公及监军并州郎中、郎官、判官等皆椅子上吃茶。”这是圆仁在唐文宗开成三年所写的日记。“椅”和“倚”是同源词,宋黄朝英《缃素杂记》:“今人用倚卓字,多从木旁”,“倚卓之字,虽不经见,以鄙意测之,盖人所倚者为倚,卓之在前者为卓”。同源词的形成使词的音义联系由无理性趋向有理性,反映了词与词间的有机联系<sup>8</sup>,将语言中的同源词系联在—起就构成了网络词典的—个中观同源词子数据库。

### 3.网络词典的宏观词义数据库

—个系统表现为—定的内部组织网络结构,同时也表现出—定的外部功能。词义系统实际上是客观世界与人类主观精神凝结的体系,具有反映外界客观事物的功能。在语言交际中,反映主观精神与客观事物结合的所有的词义则构成了词义的宏观网络系统。汉语词义的宏观网络系统是建立在—中观网络系统基础上的。在不同的理论支配下,凭借不同的建构线索,在词义的不同层次上可以建构出不同的词义宏观系统。例如以时间和空间为基点系联客观物质世界和人的主观精神意识可组成词义的时空网络系统,以物质或人伦等为基点系联所有的词义则可组成物质网络系统或人伦网络系统等。世界万事万物是错综复杂的,同时又有其内在联系,反映世界万事万物的词义也相应地既错综复杂又具有内在联系,组成有序性和无序性的统一体。有序性是反映世界万事万物的语言的主要方面,词义的宏观系统即建立在—其有序性上。如《尔雅》的前三卷解释普通语词,后十六卷解释天文、地理、植物等百科语词,构成了反映“古代中国人在正字法、百科和观念形态方面知识的总规范”的宏观系统。<sup>9</sup>《说文》全书排列“立—为崧。方以类聚,物以群分。同条牵属,共理相贯,据形系联,引而申之,以究万原,毕终于亥,知化穷冥”<sup>10</sup>,构成了反映儒家认为事物变化始终循环思想观点的“知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的汉语词义宏观系统。<sup>11</sup>北京语言文化大学语言信息处理研究所和清华大学计算机系为供计算机识别语言而研制的“九〇五工程”的语义分类系统将词义分为运动和事物两大类,“运动”类又分为主体、客体、邻体、属体、因果、状况、时间、空间8类和状态、关系、变化、行动4类,各类下再分有细目;“事物”类又分为事、物、时间、空间、属性5类。每类皆如—棵多叉的树而包含着若干层级结构下的小类,共同组成—个能供计算机识别汉语词义的宏观网络系统。<sup>12</sup>

由于语言是客观世界和人的主观意识的反映,研究—种语言的词义系统,实际上不仅涉及到客观世界的内在系统,也涉及到人的主观意识,因而如何客观地揭示出词义的宏观系统尚有待进一步的探索,但以词义的系联为基本方法,以词的义位为基本单位,以—定的哲学观、伦理观、认识观为参照背景,还是大致可以勾勒出词义相互联系和沟通的轮廓,

建立起网络词典的宏观词义数据库，反映汉语词义发展演变概貌的。

### 三 网络词典的特点

任何语言的词汇都是一个开放的系统，词汇系统的开放性体现在词汇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词汇的发展表现为新词的大量产生、旧词的逐渐消亡和词义的不断演变。词义的演变则是一种语言语义变化的核心。传统词典只能对词义演变作静态的描述，网络词典则能动态地反映词义的演变。与词汇的开放性相适应，网络词典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其语料库随着词汇的发展而发展，在量级上和时间跨度上都有限制。

词义系统由词义及词与词间的各种关系相互联接而构成，其存在又反过来使具体的词义得以确立，两者相互依赖、互为前提，“在某种程度上说，大多数词的意义和用法，是受另一些词在语言中的存在或可用性制约的”。<sup>13</sup>词义反映的是一类切分了的事物或现象，这种切分是主观的，客观世界中的万事万物是不存在的。既然客观世界是一个整体，那么要充分认识到切分了的某一部分，就必定要将这一部分放到与整体的关系中去分析。词义间的各种关系，实际上是客观世界中各种关系在主观精神世界中的反映。因此，网络词典解释词义，也就需要将词义放在词义系统中与其相关的词义关系中进行考察。

网络词典不同于传统词典之处即在于可通过点击不同的超级链接，采用类似于人脑中语义结构的扩展激活方式，将彼此之间具有关联的词语系联在一起，在共时和历时交叉的焦点纵中有横、横中有纵地对所释词义进行全方位的描述。当我们在网络词典的检索程序中输入一个主题词（可以是一个字、一个词、一个人名或地名等）时，其在各个相应数据库中的情况及有关的匹配项目，就可迅速地显现出来。例如输入“睡”，网络词典不仅显示传统词典所释的“睡觉”、“打盹”、“躺”等义，而且还显现与“睡”的词义有关的“寝”、“卧”、“眠”、“觉”等词。点击“寝”、“卧”、“眠”，可知先秦汉语表示“睡觉”最常用的词是“寝”，战国开始出现“卧、睡、眠”三个新词。从战国后期起，“卧”逐渐战胜“寝”并在两汉时期成为表“睡觉”义的主导词。东汉三国时期，“卧、眠、睡”三者混用，但“睡”始终处于次要的地位。晋代以后，“眠”渐占上风，到南北朝后期基本取代“卧”，口语和书面语都以“眠”为主了。在唐以后的近代汉语中，“睡”又替代了“眠”。<sup>14</sup>点击“觉”，则又显现与“觉”有关的“醒”，可知“觉”的本义是“睡醒”，“醒”本义是“酒醒”，引申而有“睡醒”义。“醒”的“睡醒”义产生后逐渐取代了原来表“睡醒”义的“觉”，从而引起词义系统的调整。古代汉语中“睡”和“觉”常对举连用，直至晚唐五代，“睡觉”一直作为词组，表“睡醒”的意思，尚未凝固成词。由于“觉”在语境上总是后发生，形成“睡”和“觉”语法位置上的先后，在语言的具体使用过程中“觉”渐演变为补充“睡”的语义，成为动补结构，其词义也渐由实变虚。在这个动补结构中，“睡”处于主要语义的地位，“觉”处于次要语义的地位。“睡”和“觉”这种组合关系产生了由“睡”到“觉”的所谓“组合同化”的词义衍生现象，“觉”受“睡”的影响而有“睡眠”义，由表“醒悟”义的动词虚化为表“从睡着到睡醒的睡眠”义。随着“觉”词义的虚化，“觉”由表“醒悟”义的动词虚化为表示“睡眠”的名词和“睡一觉”的动量词，随着“觉”表示“睡眠”的名词和“睡一觉”的动量词词义的产生，至宋明时，“睡觉”这一词组中“觉”表“睡醒”的词义已大致消失，虚化为构成表示“睡眠”义的并列复音词的一种语法功能上的补足构词成分，从而凝固成一个偏义复音词，同时“觉”由“睡”衍生所获的“睡眠”

义使“觉”由表“睡醒”的动词变成了表“睡眠”的名词，“睡觉”由并列结构经由“睡一觉”和“一觉睡”的形式而演变为动宾结构。<sup>15</sup>

再如表达“用手接触物体”这一概念，手的形状是拳还是掌或指，运动方向是向前、向上、向内，还是向后、向下、向外，双手还是单手，用力还是不用力，连续还是瞬间，施行动作目的等的不同，词义都会显示出不同的意义侧重点而区分为下列一些词义类别：打、击、揍、撞、捶、捣；拍、抚、拊、扑、摸、搔、抓、挠；叩、敲；拉、推、拖、揉、排、操；抬、找、举、擎、托、捧；揪、摠、压、按、掐、扼；拿、执、持、握、攥、提、拎、撮、拈、揪；搀、挽、抱、搂；拔、摘、剥、撕、抽；折、掰、劈；挖、剔、掏、抠；等等。网络词典将这些词的词义系联成“用手接触物体”的语义场，根据这些词在语义场中的位置，就可了解这些词之间的区别。

传统词典处理相关词语时往往采用参见的方法，即在主条下释义，副条下注明参见主条。网络词典则可从汉字形音义三者综合表义的特点出发，建立若干相应的辅助数据库，充分利用计算机超级链接功能，编制相应的计算机程序，组成相关数据库的链接网络，在相关词语间建立链接，读者可以从不同角度点击检索，顺循各自的认知心理特征查阅相关的信息。如点击“鼎”字时就可与“鬲、釜、镬”等字链接，点击“鬲、釜、镬”等字时亦同。点击“鼎”，可知“鼎”作为炊具，早在新石器时代已经出现，距今八千年前的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就有斜形三足陶鼎。<sup>16</sup>甲骨文中，“鼎”是象形字，像三足两耳硕腹的形状。点击“鬲”，可知“鬲”是“鼎”的一种，三足中空，新石器时代遗址的河南陕县三里桥出土有陶鬲。点击“釜”，可知是无足鬲，《说文》作“𩰇”，吴大澂《窞斋积古录》二十四册释“𩰇”云：“釜本从鬲作𩰇。古人从鬲从瓦从缶之字往往相通。”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的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出土有卷口张腹尖底的釜，大汶口文化的滕县北辛遗址出土有敞口深腹圆底的釜，浙江河姆渡遗址出土有鼓腹、扁腹、筒腹等形制多样的釜。点击“镬”，可知“镬”在殷商时期也已出现，殷墟小屯村遗址曾出土有镬。<sup>17</sup>“镬”亦为无足鼎。上古鼎镬相配，主要用镬烧煮，煮熟后盛在鼎中调味而食。点击“锅”，可知“锅”原指车缸，即车毂穿轴用的金属圈。据《方言》卷九云：“车缸，燕、齐、海岱之间谓之锅，或谓之辍；自关而西谓之缸。盛膏者，乃谓之锅。”钱绎《方言笺疏》说：“锅亦以中空得名，与缸同也。中空而盛之以物，亦谓之锅，义相因也。‘膏施于车缸，故缸亦得锅名，而锅自别有物’。读者由此可了解“鼎、鬲、釜、镬”等字的词义演变。

网络词典与传统词典的不同之处还在于，网络词典可在某种程度上遵循人的认知心理来组织安排有关的词义。如传统词典释“帐”为一种张挂或支架起来作为遮蔽用的器物，又同“账”，指关于货币、货物出入的记载和账簿等。从认知客观事物的角度而言，人们自然想进一步了解“帐”与“账”关联演变的信息。传统词典往往对此语焉不详，而网络词典则可依循人的认知心理，通过与其相关的词“计”及有关史实的链接，揭示出“帐”与“账”之间词义上的联系。如从“计”的“上计”义可知先秦至两汉，各诸侯国和郡县对其经济的收入、户口的多少、土地面积的数量、耕地的增减以及社会治安情况等都有记录，并定期将这些统计数据上报中央政府，以便中央政府掌握全国的情况，作为征收赋税、征发徭役、制定开支计划等的依据。古代按人户征收赋税，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逐水草射猎，帐篷是这些民族的主要居室，每户住一顶帐篷，帐也就成为古代北方游牧民族计算人户的单位。“帐”在北方游牧民族中由“帐篷”义引申而有“户数”义，又由计量人户的

单位名词引申可指按人户缴纳的赋税或人户赋税的记录。隋唐统一南北以后，“上计”渐流于形式，“帐”遂取代了“计”而有了计帐、计簿等涵义。如唐魏征等撰《隋书·高祖纪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例中“籍帐”即“户籍和按人户缴纳的赋税”。“帐”泛指钱物等的记录义则由“登记人户、赋税等的记录”义进一步引申而来。

网络词典具有人机互动的功能，在词典的每个词语下可建立一个供读者反馈信息的附录栏目，也是与传统词典的不同之处。读者除了查阅所要了解的词语的词义外，还可将自己的想法通过因特网反馈到词典的附录上，以便集思广益，充分发挥信息时代编者、读者双向交流的优势。例如输入汉语“白马”一词，与汉藏语系的有关语言建立链接，可了解到“白马”与梵语“莲花”具有对音关系，王士元先生《白马非马：一个俗语源的考察》一文指出梵语词“莲花”padma的pad对译为汉语“白”是由于入声[-t]和[-k]的合并。由于入声[-t]和[-k]的合并，所以在翻译梵语pad-时用bak-对音<sup>18</sup>，读者由此还可进一步探讨素有中土释源祖庭之称的“白马寺”最初以“莲花”命名的语义上和文化上的原因。又如点击“农”，可知“农”的声韵有“多、厚”义，而“侬”作为“农”的后起字，其义与其声符义“农”亦有关。历史比较语言学认为人类的语言都是从原始母语逐步发展而来，而“农”声在文字产生以前的原始语言中具有约定俗成的“多”义。古百越族用“农”声作族称词，其词义正是取“多”义，寓意繁衍兴旺。因而汉语中的“农”、古越族中的“侬”、吴语中的“侬”似有着亲属语言间的关联。尽管这还仅仅是一种推测，但网络词典的超链接功能可以扩大我们对“农”和“侬”字同源关系的研究视野，从而为进一步多角度的探讨原始母语的形成分化以及汉藏语系的分类提供一些有益的线索。“农”声所具有的“用力”义在有些方言的演变发展中则产生有“勉强将就、用力凑合”等敷衍、对付义，其在写法上虽无定字，但亦与“农”所表之义具有一定的关联。当点击与“农”声有关的方言词“脓”时，则可显示相应的方言词义和用例。如顾起元《客座赘语·论俗》云：“家败而姑安之，事坏而姑待之，病亟而姑守之，凡皆曰脓。”又《金瓶梅词话》第四十一回：“姐姐，你知我见的，将就脓着些儿罢了，平白撑着头儿，逞什么强！”点击“浓”，可显示有《醒世姻缘传》第八十四回：“大家外边浓几年，令亲升转，舍亲也或是遇赦，或是起用的时候了。”“脓”在北京方言中又变读为“能”，<sup>19</sup>故点击“能”，又可显示有《红楼梦》第三十七回：“这绢包儿里头是姑娘上日叫我作的活计，姑娘别嫌粗糙，能着用罢。”

#### 四 结语

网络词典是数字化时代的必然产物，代表着新世纪词典编纂的新趋势。近年来，国内外一些大型工具书已在利用信息技术向数字化和网络化发展，如最近开通的上海数字世纪网络公司易文网的工具书在线频道第一期已开通《汉语大词典》、《中华文化通志》等的网上查询。网络词典的编纂可充分利用信息网络时代资源共享的优势，在所释词语与有关词典和大百科全书等工具书的相关词语之间建立多功能的链接。可以从词典中选取任意一个词汇成分作为辐射点，沿着其聚合关系辐射开去，就会形成无数个以该词为核心而聚合其他词汇成分所形成的聚合网络。每个辐射点可以是一个词汇成分，也可以是多个词汇成分。辐射点上的每一个词汇成分又都可以作为一个新的辐射点形成一个新的辐射聚合，所有的辐射聚合联系在一起就构成了网络词典开放性的聚合网络系统，每一个词汇成分就像在人脑中一样，在这个聚合网络系统中都有一个确切的位置。



乔姆斯基 1982 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所作学术报告中曾指出,“随着研究重心由人为结构的‘外体化语言’转向现实世界上存在的客体——语法和普遍语法,语言学在原则上成为生物学的一部分”。<sup>20</sup>网络词典具有多功能检索、人机互动和资源共享等优势,如果我们能在认知语言学的研究上取得更多的突破性进展,进一步了解人脑如何接收、存储、加工和提取语言信息以及语言习得、言语生成和言语理解的内在机制,那么新型词典或许会随着基因的破译和计算机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而由无声的老师变为与读者心声相通的老师。

#### 附注

- 1 王士元等《语言的起源及建模仿真初探》,《中国语文》2001 年第 3 期。
- 2 Fromkin, V.A. and Rodman, R. 1988. *An Introduction of Language*, 沈家煊等译, 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 1994 年版 129 页。
- 3 参看陈群秀《一个在线义类词库: 词网 WordNet》和姚天顺等《WordNet 综述》,《语言文字应用》1998 年第 2 期和 2001 年第 1 期。下同。
- 4 参看杨亦鸣等《国外大脑词库研究概观》,《当代语言学》2001 年第 2 期。
- 5 索绪尔《普通语言学纲要》,商务印书馆 1980。
- 6 杨亦鸣、曹明《中文大脑词库形、音、义码关系的神经语言学分析》,《中国语文》1998 年第 6 期。
- 7 Aitchison, J. *Words in the Mind: An Introduction to the Mental Lexicon*. Basil Blackwell, 1987.
- 8 许威汉《汉语词汇学引论》,商务印书馆 1992。
- 9 杰尼索夫《语言学描写的几个理论问题》,商务印书馆 1981 年版《词典学论文选译》215 页。
- 10 许冲《说文解字表》,中华书局 1963 年版《说文解字》319 页。
- 11 参看拙文《儒家经学与中国古代辞书编纂》,《辞书研究》1991 年第 2 期。
- 12 陈力为、袁琦《中文信息处理应用平台工程》,电子工业出版社 1995 年。
- 13 罗宾斯《普通语言学概论》,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6。
- 14 汪维辉《东汉—隋常用词演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 15 参看拙文《“睡觉”词义衍变蠡探》,《中国语学研究·开篇》第 19 期,日本好文出版 2000。
- 16 开封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等《裴李岗遗址一九七八年挖掘简报》,《考古》1979 年第 3 期。
- 17 马承源主编《中国青铜器》,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年版 84 页。
- 18 《语言的探索——王士元语言学论文选译》,北京语言文化大学出版社 2000 年版 298-304 页。
- 19 参看徐世荣《北京土语辞典》(北京出版社 1990)和陈刚等《现代北京口语词典》(语文出版社 1997)。
- 20 Chomsky, N. 1982, *Some Prospects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徐烈炯等译《乔姆斯基语言哲学文选》,商务印书馆 1992 年版 228 页。

## The Compilation of the Network Dictionary

**Abstract** The language is a system. Thousands of different semantic organizations form a semantic network system. This can reveal from the microcosmic to macrocosmic lexical system. The compilation of the network dictionary whose design is inspired by current psycholinguistic theories of human lexical memory tries to arrange every word into a collective network system that is an open system and similar to our brain. It is a new dictionary with the multifunction in the consultation and a deed association between readers and compilers and so on. It embodies the new trend of the digital era.

**Keywords** Semantic system ; Network; Dictionary compilation; Trend

(徐时仪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